

What'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Keynes and the Classical School?

De-Xing Guan

September 2008

這篇文章主要是寫給大學部的同學們看的。為什麼要寫這個已經被討論過許多次，而且在教科書上都可以找到的東西呢？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每年仍然有許多同學，一直搞不清楚這些學派真正的差別，就常常來問我，所以為了不要反覆講太多次，也為了其他有同樣疑問，但沒有發問的同學著想，所以乾脆一次說清楚。我要強調的是，因為我的知識有限，文章內容不可能完全正確，所以同學們“不要太相信我”！但當然我會盡量降低錯誤發生的可能，以免誤導莘莘學子。

本文的重點如題目所說，著重在“凱因斯本人”和古典學派主要的差別。¹因為兩邊各有許多主張，因此一篇短文不可能包羅萬象，而且許多差別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自然無法在此述說了。所以我只討論我認為的主要差別，至於其他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那就另當別論了。我認為兩者主要的差別不在工資或價格僵固性，也不在理性或不理性，更不在市場結不結清，當然這些的確都是差異所在，不過真正最重要的差別在於：預期心理以及它所衍生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長短期的取捨，政府的角色，價格或工資的調整成本等非常重要的議題。而所有的問題其實都是來自我所謂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以下簡稱一般理論) “神秘的第 12 章”。凱因斯本人其實已經預料到他理論最主要的缺點所在，只是他可能低估了這個缺失的嚴重性，而這個的漏洞正是他的世界名著一般理論第 12 章的題目：長期預期心理 (*The State of Long-Term Expectation*)。

¹ 古典經濟學家 (classical economists) 這個名詞是馬克斯 (Karl Marx) 創造出來的，而經濟學中古典學派 (classical school) 這個名詞第一次應該是出現在一般理論，因為凱因斯說：“‘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was a name invented by Marx to cover Ricardo and James Mill and their predecessors,... I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include in ‘the classical school’ the followers of Ricardo, those, that is to say, who adopted and perfected the theory of the Ricardian economics, including (for example) J. S. Mill, Marshall, Edgeworth, and Prof. Pigou.” (p. 3)。強調凱因斯本人是因為他和後來的凱因斯學派的主張其實不盡相同，本文只討論他自己和古典學派的主要差別。本文所謂的古典學派除了上述凱因斯提到的學者之外，還包括了由 Milton Friedman 領軍的貨幣學派以及 Robert Lucas 發起的理性預期學派 (後者亦稱新興古典學派 (new classical school))。

一個小故事

話說從頭，我在大三時曾讀過 IS-LM 圖形的發明人 John Hicks 的一篇文章，記得上面曾說過，他認為凱因斯一般理論最重要的就是第 12 章。當時我完全不了解 Hicks 在說什麼，於是大三暑假時，我去雙葉書廊買了一本一般理論來“朝聖”一番，不過因功力不夠，除了查了許多生字外，可說一無所獲。多年過後，等我當了老師，開始誤人子弟後，由於教學的需要，我必須用最簡單的方式說給學生聽，於是我又回頭再去讀一次一般理論。當然，事隔多年，我的功力已有些許長進，所以讀著讀著，有天我忽然搞懂了為何 Hicks 要那樣說！以下就是我的心得，給同學們做參考。

我想同學們應該都知道 1960 年代開始的古典學派和凱因斯學派的論戰。這個論戰一開始是貨幣學派 (monetarists) 和凱因斯學派 (Keynesian school) 的辯論，前者以 Milton Friedman, Anna Schwartz, Karl Brunner, Allan Meltzer 等為首，而後者則以 James Tobin, Franco Modigliani, Paul Samuelson, Robert Solow 等凱因斯的代言人為主，² 討論的內容五花八門，不過主要還是環繞在政府的角色上。這個辯論凱因斯本人未恭逢其盛，但其實類似的辯論早在 1930 年代就已如火如荼地展開，而凱因斯本人正是主角，這是本文下一節要敘述的內容。

論戰首部曲：利率與預期心理

所有的經濟學都必須從實際發生的事情出發，脫離事實的經濟學是不值得討論的。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想要了解為何總體經濟學有這麼多學派和辯論，就要先了解產生這些問題的時代背景，否則你永遠不可能真的了解經濟問題，學再多模型或數學和統計技巧也是惘然。³ 經濟問題的歷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為何總體經濟學會在 1930 年代初登板呢？這當然跟 1929-1933 的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有關。大蕭條是由美國產生而後蔓延到幾乎全世界，在蕭條產生的第二年 (1930)，凱因斯寫了一本現在有點被忽略的書，叫做貨

² 凱因斯在 1946 年往生。有趣的是他在過世前還曾說過他自己不屬於“凱因斯學派”，因為他覺得許多他的追隨者將他的想法過度延伸，連他自己也不認同。可惜他並未說明不認同的是什麼，所以後來究竟凱因斯本人主張或不主張什麼，都成了一個至今未有共識的議題。

³ 我的學生常覺得我在課堂上扯得太遠，花在交代“歷史”的時間常超過敘述模型的時間，因此所謂“跳躍性思考”的說法便不脛而走。但除了一些“真正的廢話”，以及我高三時由自然組轉到社會組，本來是打算唸歷史系這個“歷史背景”之外，我的目的其實只是希望同學們能養成一個正確的態度，那就是“經濟學不能脫離事實，不了解實際發生的現象，你就無法得到合理的經濟解釋。”我並不反對數理或統計模型，但反對脫離事實的模型，有沒有數學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它描述的究竟是不是實際會發生的事，還是只是學者自己幻想出來的情節。

幣論 (*A Treatise on Money*), 這其實是他後來更有名的一般理論的前奏, 不過這本書倒不是針對解釋大蕭條而寫, 因為當時英國還沒陷入嚴重的衰退。⁴ 第一個對大蕭條提出解釋的, 可能是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於 1931 年初在倫敦政經學院 (LSE) 的演講: *Prices and Production*。海耶克利用奧地利學派 (Austrian school) 的利息理論來說明經濟衰退的原因, 在當時的 LSE 造成轟動, 也使他成為 LSE 第一個外籍經濟學教授 (雖然他後來還是入了英國籍)。緊接著, 海耶克和凱因斯開始了對彼此理論差異的辯論, 重點環繞在利率, 儲蓄, 和投資相互作用的議題上。這是後來著名的可貸資金 (*loanable funds*) 和流動性偏好 (*liquidity preference*) 兩種利率決定理論的濫觴。由於辯論的內容複雜, 須另文介紹, 此處暫且略過。我要強調的是在這場辯論中, 預期心理其實已經被討論到, 畢竟耶魯大學的 Irving Fisher 著名的利息論 (*Theory of Interest*) 已在 1930 年發表。⁵ 但預期心理真正進入問題的核心, 則還是要等到 1968 年前後, Friedman 和 Edmund Phelps 對菲利浦曲線 (*Phillips curve*) 的解釋, 以及 1972 年之後, 由 Robert Lucas 領導的理性預期學派 (*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 的興起, 才正式成為討論的焦點。⁶ 而本文的重點是要說, 其實當時凱因斯 (在一般理論第 12 章) 已經知道預期心理對其理論的重要性, 所以後來凱因斯學派和古典學派之間的爭論, 我相信如果凱因斯仍在世, 他是一定不會覺得意外的, 因為一切應該早在他的預料中了, 這或許也是一種“理性預期”吧!

神秘的第 12 章

我個人認為凱因斯一般理論中最精采的部份是在它的 Book IV (11-18 章), 亦即討論投資和貨幣需求的部份,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 12, 15, 17 這三章, 但第 12 章的重要性顯然被低估了 (除了 Hicks 之外)。我想同學們都知道, 凱因斯理論是一個短期理論, 所以他假設名目工資向下僵固, 物價僵固 (19 章之前), 並暫時忽略長期的經濟成長現象, 而將焦點放在短期的景氣波動上。但是根據他提出的三個基本心理法則 (*fundamental psychological law*), 即 (1) 邊際消費傾向的定義和假設 ($0 < MPC < 1$, p. 96), (2) 投資的動物本能 (*animal spirits*, p. 161),

⁴ 英國在 1931 年 9 月 21 日, 因英鎊無法支撐對黃金的固定匯率而宣布放棄金本位, 或許可視為嚴重衰退已明顯展開的主要指標。

⁵ 著名的費雪方程式 (*Fisher equation*) 就是由此書的概念中導出。不過有趣的是費雪教授因投資失利, 在經濟大蕭條時破產, 後來還靠耶魯大學支助才度過難關。

⁶ 然而在 1930 年代卻已經有至少四位經濟學家知道預期心理的重要, 除了凱因斯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之外, 另外三人就是 Fisher, 海耶克, 以及 Ronald Coase (他是我的古今中外最傑出經濟學家排行榜第二名, 僅次於 Adam Smith)。理性預期的概念是 John Muth 在 1961 年提出的, 後來被 Lucas 運用到菲利浦曲線的討論上, 但其實早在 1935 年, 當時有個二十來歲名不見經傳的講師 Ronald Coase 和其同事 Ronald Fowler, 就發表過一篇利用“理性預期”來研究英國豬價問題的論文。所以可以說是 Coase/Fowler “發明”了理性預期的概念, 但這個名詞本身卻是 Muth 提出, 而後經 Lucas 推廣才揚名天下的。

(3) 貨幣的流動性偏好，尤其是對流動性陷阱 (*liquidity trap*) 的預測 (p. 207)，在這三個心理法則下，短期和長期經濟現象是無法分割的，這是因為人們現在的決策會受未來經濟狀況的影響，而連結現在和未來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預期心理。⁷ 強調心理面的凱因斯不可能不知道這個道理，事實上他也的確知道，可是若把預期納入一般理論，那麼我認為至少以下兩項論點會破功：(1) IS-LM 決定的利率不知為名目還是實質利率？這是因為 IS 受實質利率影響，但 LM 受名目利率影響，只有當名目和實質利率相等時，IS-LM 架構才有意義，而根據 Fisher equation，這只有當通貨膨脹率為 0 時才有可能，而在價格僵固下，沒有通膨，所以 IS-LM 的內部矛盾現象就被“假設掉了”！若容許預期心理存在，則預期通膨不一定為 0，IS-LM 的合理性不復存在矣！(2) 消費不再只受當期所得影響，未來所得也會影響現在的消費，於是若考慮預期未來所得變動的心理，則絕對所得消費理論瓦解，而更嚴重的是 MPC 不再固定，而會隨長短期政策不同而改變，於是 IS-LM 的比較靜態結果全部錯誤，⁸ 因為比較靜態必須假設參數（譬如 MPC）不隨外生變數變動而改變。

雖然凱因斯可能沒想到後果會如此嚴重，有“動搖國本”之虞，但從第 12 章中仍看得出他知道預期心理對他書中論點的破壞性，因此他才特別寫了這一章先消毒。我們或許會問，如果預期心理這麼重要，且凱因斯又知道它對其理論的不良影響，而 Coase/Fowler 又已在一般理論出版前一年，提出了理性預期的試用版，那麼凱因斯到底還猶豫什麼呢？為什麼不乾脆將預期心理納入，這樣豈不領先後來的 Friedman 和 Lucas 師徒二人（前者為後者在芝加哥大學的個經老師）數十年，一統江湖，不亦快哉？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只有凱因斯自己才知道，但若不揣簡陋地猜一下，我認為除了凱因斯將重點放在短期景氣波動這個因素外，只有一個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他對他的舊愛（數學）用於新歡（經濟學）的一貫看法，而這個看法其實是源自他在劍橋大學的老師 Alfred Marshall。

⁷ 我其實對凱因斯流動性陷阱的推斷感到蠻驚訝的，因為 1990 年代日本即掉入此陷阱中，至今猶未恢復。1930 年代的經濟學理論能預測將近六十年後才會發生的現象，實在令人不得不佩服凱因斯的厲害。我以前總以為這種現象只有在自然科學中才有可能發生，譬如我就被愛因斯坦嚇過，他從純理論推導出的 Bose-Einstein condensation 現象居然在數十年後才被證實，真是天才！經濟學中這種現象更不多見，不過我倒不認為凱因斯是天才，當然他極度聰明是毫無疑問的，連他知識上的敵人海耶克都親身體驗過他的聰慧過人。不過若要說經濟學中的天才，我覺得 David Ricardo 可能是我知道的唯一的經濟學天才，因為我認為經濟學最重要的三大概念他就包辦了兩個，即報酬遞減律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和比較利益 (*comparative advantage*)，另一個是由奧地利學派發揚光大的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概念，主要論述者為海耶克在維也納大學的老師 Friedrich von Wieser，但其實機會成本的概念和比較利益是密不可分的。我猜凱因斯真正想做的是“經濟學的愛因斯坦”，這從他想把古典經濟學變成他理論的一個特例，以及他蒐藏了牛頓數學原理一書的手稿就可窺端倪，但我想這個志願他最後並沒有達成。我認為最接近完成這個工作的是 Coase，但可惜他仍差了臨門一腳，他很像物理學中的 Henri Poincare，已經非常接近想出相對論了，但最後仍有些觀念不能突破，還是要靠愛因斯坦來完成。

⁸ 這個結果是 Lucas 在 1976 年發現的，所以通稱為 *Lucas critique*，我個人認為這是自凱因斯一般理論和 Friedman-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之後，總體經濟學上最重要的貢獻。

此話怎說？同學們如果進到我的網頁，在我最喜歡的經濟學語錄中，你會發現我有貼上一個著名的“Marshall 研究經濟學六原則”，其中我們發現他雖是唸數學出身，但對數學用在經濟學上卻非常謹慎，而凱因斯的態度我想也是一樣的。⁹ 凱因斯的想法也和他的數學背景有關，他後來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員的職務 (fellow of King's College, 他一輩子都是講師，沒有博士也沒有教授頭銜)，是靠他在印度當公務員的閒暇時間寫的一本書申請而來的，書名為機率論 (*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扯這麼遠，可能又有人說我開始跳躍性思考了，但我還是那句話，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一個經濟理論，歷史背景是很重要的。畢竟經濟學是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我不敢說這些經濟學家的“八卦”有什麼用，但我個人的經驗是至少在知道這些背景後，我對凱因斯為什麼會提出那些理論，為什麼有些東西他可以解釋，有些不行，會有一種更深入但更簡單的體會。這遠比我從 IS-LM 或比較靜態分析能學到得更多更清楚，當然也就更有趣。當你覺得有趣，你才會主動想知道更多，所謂“樂而知之”是也！

在機率論中凱因斯主要討論的是主觀機率 (subjective probability) 的問題，他認為我們對未來不確定的事情會形成預期，但這種預期心理是無法用數學來描述的，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些未發生事情的機率分配，因此也無法算出其期望值。譬如在一般理論中，有如下敘述：“...our existing knowledge does not provide a sufficient basis for a calculated mathematical expectation.” (p. 152)，似乎已經預告理性預期之不可行。¹⁰ 此外，即使我們可以用類似 Bayes 的方式去逼近，但凱因斯早就把這條路堵死了，在著名的選美會 (*beauty contest*) 寓言中，凱因斯認為我們除了對未來的事情預期外，還得對其他人，尤其是意見領袖或專業人士等所謂的“領頭羊”的想法作預測，因為人們的行為會彼此影響，此即目前很熱門的行為經濟學 (behavioral economics) 中的從眾行為 (*herd behavior*) 的起源之一。¹¹ 所以 Bayes 的方法也無用武之地，因為需要的資訊根本無從蒐集。有了這些歷史回顧後，我們發現凱因斯因為覺得無法將預期心理用數學或統計方式表達，因此只好放棄，但他又知道預期心理的重要以及對其理論可能會有的負面影響，所以才特別用第 12 章將預期心理的影響做個交代。所以凱因斯和古典（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的差異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大，當我們了解凱因斯的心路歷程後，似乎也不必在學派之間的異同多做文章，應該將時間花在對真實世界的了解，並試圖找出更合理的解釋才對。不要再浪費時間

⁹ 凱因斯在劍橋也是主修數學，後來被他父親（為劍橋經濟學家）的同事 Marshall “拐去” 念經濟，他和 Marshall 一樣都不認為數學是分析經濟學的重要工具，甚至刻意避諱，譬如 Marshall 著名的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就刻意將數學放在附錄，而凱因斯在一般理論中也刻意迴避數學，連著名的 IS-LM 圖形還是 Hicks 後來畫的，並非凱因斯的原意；而在一般理論中也只出現一個圖形 (p. 180)，本來還沒有，是在 Roy Harrod 的建議下才加入的。

¹⁰ 此看法和 Frank Knight (Friedman 在芝大的老師)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一書的論點類似。

¹¹ 譬如他說：“...each competitor has to pick, not those faces which himself finds prettiest, but those which he thinks likeliest to catch the fancy of the other competitors,...we devote our intelligences to anticipating what average opinion expects the average opinion to be.” (p. 156)

追究哪個學派說了什麼，或沒說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沒搞清楚究竟某些凱因斯學派的主張是不是凱因斯本人的意思，不是嗎？我想凱因斯如果還活著，或許也會對這些爭論感到無奈和不耐吧！

結語

總之，因為專注於短期景氣循環問題，且不認為我們能用數學或統計描述人們的預期心理，凱因斯只好做出了一些後來引起許多爭議的假設，並因而產生了一些錯誤的後果，而後來的經濟學家在爭論他的功過時，也自然地形成了古典和凱因斯這兩大學派，至今仍爭論不休。凱因斯本人仍然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徒，只不過他認為在經濟很不景氣時（譬如經濟大蕭條），政府應該伸出援助的手（helping hand），去幫助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恢復正常運作。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發現凱因斯的理論常常被誤用，因為通常政府時時刻刻在做反景氣循環的動作（套句老共的話，叫做“宏觀調控”），不管只是一般的不景氣還是大蕭條，總是不停地透過貨幣和財政政策在市場中攬和，於是那隻援助的手就經常變成干預市場的箝制之手（grabbing hand），反倒產生不良的負作用。¹²我相信凱因斯自己也不認為政府應該如此頻繁地干預經濟。不過，畢竟凱因斯還是比較主張政府要積極一點，尤其是增加政府支出解救經濟的主張，更是受到政府不分古今中外和黨派一致的歡迎，因為政府想花錢都來不及了，居然有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將政府花錢合理化，你想想看怎麼會有政府不歡迎他的理論呢？於是不分藍綠，不分不景氣的大小，也不分問題的來源，我們台灣的政府永遠只有一招叫擴大內需：“人民因窮或對未來景氣悲觀而減少支出，只好政府增加支出”。可是政府的錢不是直接向納稅人拿（課稅）就是借（發公債），所以這等於是政府強迫幫你花錢！如果強迫花錢就可以解決不景氣，我也認了！凱因斯雖比後來的凱因斯學派的主張溫和，但總是“作球給政府殺”的始作俑者啊！

但無可諱言的是，一般理論中仍有許多很有趣的論點，是我們必須肯定的，而且至今仍有許多影響力。我希望同學們不要死記那一派說了或沒說什麼，那些並不重要，如果你看了這個講義，能夠對實際經濟現象或是經濟學家本身感到些許興趣，並進而自行上網或去圖書館作進一步的學習，或同學之間彼此互相討論，那本文的目的就算達到了。只有當你自己想去學習，覺得學習是有趣的，才能真正學到東西，而這些自己學來的知識，你將永遠不會忘記！

¹² 這幾隻手的比喻是來自 Andrei Shleifer 和 Robert Vishny 合寫的一本書 *The Grabbing Hand*，有趣的是，Shleifer (1999 Clark medalist, 僅次於諾貝爾獎的經濟獎項) 十幾年前幫哈佛大學的一個基金會作俄國經改顧問（他是俄裔），因涉及未利益迴避的問題，遭美國政府控告，最後和解了事。這使我在看他的行為財務理論或政府行為的著作時，少了不少敬意，因為看來他是個言行不一的人，雖說“不以人廢言”，但他那隻“看不見的手”，卻似乎只為自己帶來了可觀的利益！